

拥抱战神的孩子们

王宇珍 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212321



北岳文艺出版社

1212321

DE 05/34

编者的话

学生时期正是塑造人的人生观念，价值取向和情感行为方式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人被巨大的社会消化得“成熟之前”最后的一块纯情感的净地。17、18岁的孩子，未涉世事，对未来世界充满了梦幻，他们并不真正理解生活，正是“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年龄。他们不甘心把自己圈在课堂里，他们要用自己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20年前，一位领袖发出了一个号召，于是数以万计的中学毕业生，转瞬间成了“知识青年”，志愿或被迫地卷起铺盖，离开父母、家庭；离开故乡、城镇，加入到一场“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中去。这段历史曾深入到城市每个家庭，农村每个村庄；他们曾自下而上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准则。

这里有情窦初开的羞怯，也有铭心刻骨的相思，这里有心灰意冷的失落，也有如火燃烧的青春；这里有理想激情幻灭后的挣扎，也有咬定青山不放松，宁死不屈服的拼搏……句句都是深夜无人时的低语，行行都是心潮自笔端漫过的痕迹，其中有些篇幅都是当年笔记本中没有勇气公开却又终于公开的秘密。当你打开这部集子，就是打开了一扇扇青少年的心扉，打开了一座座神秘莫测又美丽无比的宫殿。

真是个“男女情怀总是诗”，这些文章，或者直抒胸臆、或者借物抒怀、或者触景生情，真切动人地表现出不同经历、不同环境的青年男女对爱情、生活的感受。作者把中国这块博大土地上的南北风光——清晨的朝晖，夜晚的幽暗，南方的甘蔗林，北方的青纱帐的绚丽，以及一年四季不同的景色和自己的感情都融进了文中。每篇文章都象百花园里的一种鲜花，各有自己的色彩和芬芳。

如果不是着手这部书的编选工作，我们真难以相信：竟有那么多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家庭环境，不同职业，不同爱好的男女，不约而同地用各种方式记录着自己心灵的颤抖和情感的历程。

本书全方位，多侧面地展示了当年知识青年那充满诗意的隐秘世界。愿您能从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青春的魅力。

目 录

一、缅甸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

1. 来自国境线的告别信 (1)
2. “格瓦拉行动”·英雄偶像 (3)
3. 历史使命的暗示·毛泽东“轶诗” (5)
4. 国际革命信号·国界那边 (6)
5. “5·16”小石桥聚会·悲歌一曲 (8)
6. 逃亡·颤栗的雨 (10)
7. 保山被扣·“黑色椰树”计划 (11)
8. 使者·缅共战士 (12)
9. 绿旗落下·飞越怒江 (13)
10. 勐古·游击队兵站 (13)
11. 罗司令员说：“好啊！毛主席的红卫兵！” (16)
12. 第一次战斗 (17)
13. 游击！游击！ (18)
14. 丙坎之战 (19)
15. 做成了“强盗” (22)
16. “游击卡路里” (23)
17. 生死之恋 (24)

二、太行山下的北京知青

1. 竟敢吃贫下中农的鸡 (26)
2. 扒车回北京 (27)
3. 红卫兵语录战 (30)
4. 圈子里的告密者 (31)
5. 地下理论领袖们 (33)
6. 乌托邦试验 (34)
7. 躲知青象躲日本鬼子 (35)
8. 与中央直接对话 (36)
9. 梦断荒山 (37)
10. 办“病退” (42)

三、流落金三角的知青

1. 被绑架的中国姑娘..... (46)
2. 疯娘娘和运老板..... (51)
3. 火烧曼浓罕餐馆..... (58)
4. 来自地狱的录音带..... (65)
5. 不愿死里逃生的知青..... (69)

四、知青时代的刘晓庆

1. 初识刘晓庆..... (77)
2. 生产队的刘医生..... (78)
3. 东方式情感——刘晓庆和李贵森..... (79)
4. 命运——一步之差..... (80)

五、一首知青歌 九年铁窗味

1. 莫斯科唱起《知青之歌》..... (83)
2. 死刑犯要用麻绳扎裤管..... (85)
3. 幸福的体验：只判十年..... (86)
4. 电子节拍器下的《知青之歌》走味了..... (87)
5. 被捕入狱..... (88)
- 附录之一：我的家乡..... (90)
- 附录之二：知青之歌..... (91)
- 附录之三：决心书..... (93)

六、夜渡香港的知青

1. 人往那边跑..... (94)
2. 涌起的回潮..... (97)

七、1978：西双版纳八万知青返城风潮

1. 第一封公开联名信..... (100)
2. 血的签名..... (101)
3. 北上请愿..... (102)
4. 中央调查团下来..... (103)
5. 余波..... (103)

八、知青大逃亡

1. 历史的悲剧性结局…………… (105)
2. 领袖人物“马司令”…………… (106)
3. 北京之一：西单民主墙…………… (108)
4. 北京之二：批评知青代表…………… (109)
5. 五万知青集体写血书…………… (109)
6. 集体大离婚…………… (113)
7. 小镇离婚狂潮…………… (114)
8. 小镇沉没…………… (115)
9. 1979年2月：逃亡火车站…………… (116)
10. 命运抉择：天堂与地狱…………… (117)
11. 走向战争之门…………… (120)
12. 拥抱战神…………… (122)
13. 自伤的士兵…………… (124)
14. 天使之吻…………… (126)

九、被衰渎的青春

1. 已经被社会忘却了的故事…………… (129)
2. 一个色狼在橡胶林中游荡…………… (131)
3. 这里戒备森严…………… (133)
4. 四川省知青慰问团触发打击色狼的运动…………… (134)
5. 政治局三天后派工作组严惩色狼…………… (137)
6. 捆绑吊打男知青的揭发信少了…………… (138)
7. 色狼们一个个低头伏法…………… (140)
8. 女知青啊！要自珍…………… (141)

十、中国知青运动1968——1988

1. 发动及坚持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 (143)
2. 上山下乡运动停止的原因…………… (146)
3. 总结——一代有特别政治思想的人…………… (147)

一、缅甸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

不是所有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历史，因此，不是所有人都有权实录自己。然而，不是所有历史之树都准备为你们结出公正之果。

你们说：在历史评价我们之前，我们已给了自己评价：我真诚地生活过，因此我终生富有。

你们还说：如果我在第一场战争中就被枪弹击中，我将永远年轻。“幸运”在那个时代是个怯弱卑污的字眼。因此，作为不幸的“幸存者”，请为我隐去真名。

——题记

1. 来自国境线的告别信

1969年3月的一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照例在黎明前醒来。往常，这是传讯的时刻。我的看守——一个细高个，头颅奇小然而坚实的中年人，将一双亮亮的眼贴在小窗上，往室内扫瞄一圈。今天，这个动作被省略了，跟着他的脚步声，是铁锁打开的声音。

“这间房子要打扫，你先搬出来。”他说。

我心里却在揣度：转移？我被三次转移过，最早是在黄楼的一间小屋，那段时间很

短；后来搬到一间宽阔的堆满杂物的仓库。我在那里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熬出来不容易。军代表小刘（我一直只能记住这个同龄军人的姓）怕我受刑后死了，剪了电灯线，点一支蜡烛守着我；第三次便是我要搬出的这间单身牢室。我记不清自己上过多少次刑，最后一次是在“科学馆”，绑在大树上，锄把捅塌了我的两根胸肋。为着这一天和预料中的处境，在1968年6月至11月的逃亡期间，我一直在搞重器械的锻炼，把身体弄得挺结实。可临到那一刻，我还是喊出来了，我对搀着我的小刘军代表大叫：“这是为什么？”

他没有回答。

转移？还是腾出旧屋住“新客？”我知道在我之上，没有更高级别的收审对象。1968年年底在云南全面展开的“划线”运动，将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据1975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30万人，其中37000余人死于非命。

“以革命的名义”屠戮，“以革命的名义”背叛，“以革命的名义”引颈待杀和被杀——这是一场空前的“革命大霍乱”。杀人者慷当以慨，背叛者可以免除良心的自责，而被杀者甘为牺牲——在很多年之后，人们评价这段历史，不会有选择词句的困难，他们可以找到简单的类比：法西斯

蒂、宗教战争等等。但是，至少在那个时期，“革命”本身——“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在年轻一代中还未受到本质的怀疑。

和我同期关禁的有师大附中的傅衍鹏等人，昆明第十中学的刘晓光、林柏；十二中学的范严光，女中车佩明，十一中裴滚泥、毛昆明以及与我同校的宝章、赵力、培宙。他们大体分属于当时昆明地区最大的两个中学生红卫兵组织。有消息透露：即将召开的“九大”将亮出“团结”的“红牌”。原先被结合进省市革委会的少数学生委员，已经恢复了参加某些会议的资格。我们当中有的人甚至同他们有过了几次秘密接触。

猜测很快被证实了。

我被带出“鲁园”，来到一所木楼前，在楼口工宣队长堵住我：“……你得给我牢牢记住了：你这样的人，枪毙十次也不为过！嗯……”他吼道，“你的罪名够了！十次！嗯！”

我有将近10万字的罪证，其中两篇文章是直接攻击林彪副统帅的《论形式主义的反动性》及《再论》，我嘲讽他的伪“忠”，批驳他的所谓“绝对权威论”，黑纸白字，我跑不了，仅此一罪，杀头足矣！还有若干攻击江青、康生的文字，洋洋万言，通过红卫兵的有线广播，遍布昆明十里城乡，这还不算那些参与论战的传单，红卫兵小报“屁股”上杂文式的“补白”。我的“难友”们也大多如此，打一个“现行反革命”并非什么精巧的手术，诱发一次内部的叛卖，就能轻而易举将十个人送上断头台。衍鹏、严光等人都有“言论罪”。

工宣队长一扭头走了。

我知道就此解除了长达百日的单身囚禁。

很快，我见到了宝章和赵力。他们俩是被关在游泳池附近一间破屋里的。我们还不

能自由交谈。头一天赵力把两本《李自成》带到“牛棚”里看，遭到工宣队长一顿训斥。

在长长的“请罪”行列里，我可以挨着他们站立，吟读各自熟背默记下来的“请罪书”。过后，便是惩罚性的劳役。赵力最期盼这一时刻。这一天，他持一把扫帚在地上划着，慢慢接近我，左右环顾之后，匆匆在泥地上用竹梢刻下“北”字，又刻一个“南”字，后一个字下了狠劲，显得奇大。他往“南”字上蹴蹴脚，抹了。

第二天，依旧那一时刻，他刻下“北”、“南”，向我眨眨眼，我仍有些惘然，他迅疾地在“南”字下首写了一个“亮”字。

“北方不亮，南方亮？”我吟哦道。

他诡秘地笑了笑，对我迟醒的悟性有些怅然。

“什么意思？”我替他蹭掉地上的字。

“南方来信——很多人都跑过去了——跨过国境线参加缅甸共产党的游击队！大富你认识吧？白猫你认识吧！都过去了！很多人在边境上见到他们：绿军装、红帽徽、一式的现代装备！”

他眼里闪射的不仅是希望，还是火。

时隔多年，当那最后的音符在边境那边的山地丛林渐渐沉落，有人才幸运地在一份旧日的档案里读到有关部门的统计数字：1969年6月，因各种原因逾境参加缅共游击队的红卫兵已达300余人，他们的籍贯包括云南的昆明、保山、潞西、腾冲、施甸、其中昆明“知青”略占一半。也有少数原属建设兵团的北京、四川知青。

南风捎来的神话，在我们小院的墙角旋卷，扬着那些大字报栏上驳落下来的废纸，有声有色地荡出了一块湿漉漉的净土。

“苍天容我再生一次！”赵力忽然仰天叹道。

5月下旬的一天，我收到来自德宏潞西县勐戛的一封长信。我久绝音讯，捧着沉沉的，略有些泥土腥气的信，双手发抖。

一页白纸，布满细碎的皱摺，红的、黑的隐隐的指印。红的是土？黑的是炭？

信的楣头上依红卫兵最习惯的方式摘录了毛主席的一段诗词：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黄尧，敬爱的同志：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你的全体战友向你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5月16日，我们来自潞西三台山，盈江、陇川、瑞丽的数十名战友聚集在勐戛小石桥村，共同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

此刻，篝火熊熊，遥望北斗，我们心潮澎湃，更加怀念那些曾使我们热血沸腾，身心激荡的战斗岁月。

中国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能忘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世界革命的历史责任天然地落到了我们肩上，中国红卫兵运动没有完结，它将以前所未有的潮头推向那些腐朽黑暗的角落，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开拓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世纪，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

我们当中，将有一批人首先踏上征途，用我们的血，去灌溉异国的自由之花。白骨何所弃留，“赤遍环球是我家”！请相信你的战友不会玷污这面光荣的旗帜。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中国红卫兵万岁！

下面是47人的签名：安波、钟秋、罗毅、鲁生、美刚、纪隆、王兰、文华、崇杞、家晨、龚敏、桂玉成、王兰平、许儒多、朱潜云、郭津德……最末一个是运宽。

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或者说不熟悉。

在那许多草草签留的姓名中，有一个重重扣击着我的心：郭津德。他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太了解他：若有一个以一死而了却“碌碌无为”的机会，第一个挺身而去的就是他。

他是一个射击运动员，想当兵，想得痴迷。他说过：如果能早生30年，长征路途、雪山、草地就会留下他的脚印，领一代风流的就是他，而不是别人！

他是一个抱着沉重的理想爬行的人，永远追不上辉煌的辙迹，在极度无望中他悲嚎过：有人18岁就以一腔热血写就英雄历史，我22岁了，人依旧空耗岁月，任血液凝固僵冷……

2. “格瓦拉行动”·英雄偶像

1967—1968年，正当中国大地上波澜涌起、中国人为着一场空前的“大革命”而狂热行动时，两个世界性的人物倏然结束了他们的神秘生涯。

一个是格瓦拉（Guevara, Ernesto < “Che” >），古巴革命的杰出人物；一个是缅甸共产党领袖德钦丹东（Than Tun, ThaKin）。他们都极富传奇色彩，都忠诚于信仰并寻到了纯粹革命英雄式的悲壮结局。对于中国，中国的国情人情，中国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他们都只能是辽远天角的星宿，奇特的是他们又都理解和同情当时的中国。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两颗星宿的陨落

竟会楔入中国这块震荡不已的土地，对中国红卫兵的最后命运产生了影响，使那最后的音符跃动，跳荡，发生了无可意料的律变。

格瓦拉提供的是一种英雄模式。德钦丹东提供的是行动的可能性。二者都坚信只有革命的暴力和武装斗争才能解决各自碰到的问题。

德钦丹东，生于1911年，早年就读于缅甸仰光师范，当过中学教员，倔强的马克思主义者。坐过牢，1943年成为地下抗日运动领导人，1948年3月建立白旗共产党，1964年缅甸共产主义运动分裂时，这位领袖坚决站在中国一边。1968年9月24日，他遭到刺杀，在缅甸北部的丛林中，游击队的营地。稍前，1967年10月8日格瓦拉和他所训练的游击队团被农民出卖而覆灭，他受伤被俘，旋即遭玻利维亚政府军枪杀。他才39岁，但至少已有15年以上历尽艰险的战斗生涯。丛林，最多的是热病，疟疾、更多的却是贩卖。

1968年10月以后，在毛泽东的接见名单上出现了已故缅共领袖德钦丹东的继承人，身着绿军装的毛泽东让他们站到了自己的身边，《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发表文章介绍缅共业绩，于是，人们的视线才透过这稍稍开启的历史帷幕，投注于中国西南这个弱小、多山的邻国。那里的共产党人已经坚持了近30年的武装斗争。

处于“文化大革命”高热状态下的红卫兵，相信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所提供的革命样板毫无疑问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甚至中国今日的“文化大革命”也必将推向全世界去，他们准备了足够的同情心和为世界革命献身的无畏精神。“世界是你们的”——他们从小便得到过这样的许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他们早早被规定了一个革命者必须具有

的立足点，早早地被贯注了这样的气概。而且，在中国红卫兵看来，缅共丧失了头。

他们久经考验的领袖，革命已经到了危急关

这时，格瓦拉的英雄模式出现了。这位被法国哲学家萨特称为“我们时代最完善的人”在中国红卫兵的眼里是最为英俊的人物。1968年中国出版了格瓦拉记录自己在玻利维亚最后生涯的《日记》，这本小册子我们今天已经很难找到它了，在当时也只是有限制地发行。但不知有多少中国红卫兵怀里揣着它，或在绿帆布的挎包里珍藏着它的油印、手抄本而毅然投身到异国土地去。用热血浸透了被弹片啃噬成齿状的纸页。

格瓦拉，生于1928年，西班牙和爱尔兰人后裔，出生于阿根廷，似乎有着天然“国际公民”的血统。早年曾完成医学专业，但志不在此，1953年3月，他带了大批书籍去旅行。早在学生时代，他曾骑自行车和徒步在阿根廷、秘鲁和智利游历过不少地方，在南美洲各地的考察，使他充分体验了被压迫人民的困苦与贫穷，从而相信只有革命暴力能拯救他们于水火。这个知识渊博，信仰笃诚的年轻人开始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由于他激越的讲演经常带有阿根廷人加强语气时用的惊叹词——“切”，被拥戴他的人们赋予了“切”的尊号。他曾参与危地马拉阿本斯领导的民主政府，后来他的愿望随着阿本斯政府的颠覆而毁于一旦，他流亡到墨西哥，在那里遇到了古巴卡斯特罗兄弟，参加了他们的游击队。从此，格瓦拉以他的卓杰才能而成为了1956—1959年古巴革命的杰出人物。最初，这位游击战理论家凭借的是“西班牙经验”，到了马埃斯特腊山时期，他惊异地发现并读到了毛泽东的游击战论著。1959年1月，古巴革命胜利之后，格瓦拉曾任古巴全国土地革命委员会主席，国家银行行长和工业部长。1965年4月，这位卡斯特罗最干练最勇敢最受信任的助手突然从公众

场合消声匿迹。10月，卡斯特罗公布了他的一封信，信中说：“因为其他国家需要我微薄力量的帮助”，所以他决定到这些国家去参加解放斗争。以后两年，他到过刚果，帮助组织户蒙巴营并参加内战。1966年夏，他辗转到玻利维亚圣克鲁斯，在那里组织训练游击队。他作为一名最忠勇的战士亲自投入战斗，直到壮烈捐躯。格瓦拉的牺牲引起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巨大良心的震颤，抗议虐杀的声浪及悲愤的追念，热烈的颂歌一时响彻全球。

那时的中国红卫兵对格瓦拉其人的了解远不及这样多。

尽管如此，一个朦胧的格瓦拉对于他们就足够了。格瓦拉的魅力在于他一生充满革命的行动感：放弃作为个人成功的标志——显赫的名声和高官厚禄的职位，甚至放弃古巴国籍，不停顿地跨国界行动——一个说到做到，纯粹无私无畏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形象，对于处在“革命饥渴”中的红卫兵意味着什么，这是很明白的。

3. 历史使命的暗示·

毛泽东“轶诗”

红卫兵相信自己的历史使命并未就此完结。

1968年底北京的首批红卫兵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插队”，在此之前，已经有一小批北京的中学生先行到达滇南。据说，他们是带着周总理的“手谕”来的。在偏远的省份通行无阻，即使这里还处于一片“内战”的动乱。他们安排在与越南毗邻的红河两岸，那里尚可嗅到越南战争的余烟。建设兵团又是准军事组织，生产基地按连队建制，红卫兵不必褪去他们发白的军装，甚至可以领到用于站岗放哨、配备极少、然而却

是真正的武器——用来维持他们已十分空朦的“革命”理想。

云南本地的红卫兵却大不一样了。早先北京红卫兵“插队”的自发行动，对他们并无实际的影响。待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内地已热潮迭起，涌向西北延安、内蒙草原和北大荒时，这里正处在“划线站队”的酷烈绞杀之中。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在1968年8月宣告成立，旋即按江青、林彪的直接指令大兴清查运动，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昆明地区的中学生红卫兵至少有两万人，被判为“站错队”——“上山下乡”被适时地利用为一种规模巨大的惩罚运动。至1969年春，迟来的下乡动员带着血腥味。昆明第八中学的“站错队”的红卫兵曾破指血书，要求首批离校，但不行予批准，仅只在隔离了他们中的70人并反复刑逼供一月之后，才陆续释放了其中“问题较少”的人，让他们带着满身伤痕踏上离途。

大约是在1969年3月到5月，已经有些神奇的传说出现：潞西县（芒市）三台山区是滇缅公路必经之地，山势险峻，莽林如海，扼芒市、遮放两坝，历来是兵匪猖獗之地。据说，被强行分配到这里的是一伙“甲级炮匪”，很有些名声的红卫兵团队长。这简直有点象开玩笑，我当然知道他们都是谁：良福、鲁生、罗玉、纪隆、美刚、运宽，还有一个低年级生云舟，再一个便是这群“匪首”唯一的女性钟秋。钟秋是个很有才情、读书读得极好又温顺的女孩，她根本没有“杀人越货”的基因，甚至没有那种“振臂一呼”的“造反”历史；鲁生是位老革命文化人的后代，热情、好激动、讲义气，也不曾“东征西讨”；纪隆沉默寡言，富于理智；美刚绵弱；良福刚烈；运宽笃诚；最小的云舟才17岁，军人子弟、聪俊然而调皮。不

知谁生拉硬扯地把他们凑在一起，但我敢说，这几个人弄在一堆非造出些轰轰烈烈的事情来不可——此时，在绵延1000公里的滇西公路沿线，一个关于三台山“七条半好汉”的传说已无人不晓——那“半条”便算给了女孩钟秋。说他们封山断路、据地称雄；说他们惩奸罚妄，伸张正义。皆不可信。但他们为一种情势，一种思想，一种原有惯性冲力的反弹所撞击、激动、我却是深信不疑的。

农村毕竟天高地阔，滇西边境五县富饶美丽，热带雨林的苍郁使人沉静，而坦荡明丽的坝子又使人激动。在这一批红卫兵看来，1968年底至1969年初，是使人伤心和屈辱的岁月，他们一步踏上自由的土地，首先需要的是释放被压抑的能量。于是，从1969年春到夏、到秋冬，整整一年，“接受再教育”是一句空话，一种奇异的传统在新的土地上恢复——“大串连”开始了。德宏的边境五县一镇：潞西、瑞丽、盈江、陇川、梁河和畹町加上保山地区的腾冲，几乎每一个村寨都有红卫兵的战友，即便不相识，说起来“知青”都是一家人，哪里不可落脚找碗饭吃找口水喝？有的知青户“全家”走空，留一所空屋加一张纸条：“战友：来了请自便，米在墩箩里，油在缸底（用后请加盖：谨防蚂蚁！），咸菜没有了，但有酱油膏。”处在交通要道上的知青户，车水马龙，这拨人走了那拨人来，睡柴楼，困大铺，白饭加酸菜的“流水席”，三五天便罄空锅底——国家一年分配的粮食精打光。各地的知青争相接待名闻遐迩的自己的歌手，篝火旁，江边落日下，百人垂泪唏嘘，听她（他）唱哀伤的歌子；棋手们身背棋谱，走山串坝、寻局对奕；鏖战达旦，被明子火熏得浑不见黑白。然而知青最受欢迎的是在盈江坝出了名的“小巫婆”，乞望她能掌纹中预卜一千个前途中的未知。

有什么消息一下就传开了，知青背一个印着红星、火炬和“革命到底”字样的绿色挎包，凭双脚踏践了山道蛮野的蒿草。

一首毛泽东的“轶诗”从这里流布到那里，被记在荒疏了的“日记”本的末页：

七律 咏志

革命岂能作井蛙，
雄鹰踪迹海天涯。
血飞星岛征黑浪，
汗涌塔丘映碧霞。
风冒险关学闯道，
冰山绝顶要开花。
大旗挥舞冲天笑，
赤遍全球是我家。

在有的抄本中是“火旗”，疑是“大旗”的笔误；“全球”为“环球”，意思却差不多。

刚刚结痂的创口迸裂了，被三年自由自在，为所欲为的“革命”烙印的红卫兵发生了新的阵痛。痛点在这末一句：“赤遍全球是我家”。

4. 国际革命信号·国界那边

几乎所有人都相信这是一种适时的暗示：红卫兵运动——中国在1966年兴起的红色风暴曾震撼全球，至今，它仍未完结。或者说它的高潮尚未到来——它的最终，也许是最辉煌的阶段在“赤遍全球”，也就是说要推向全世界去，要冲破国界——首先在那些贫穷，具备了革命条件的国家！对有幸最先领悟这伟大思想的红卫兵来说，它已近在咫尺——这完全是毛泽东的气概和风格，完全是他的诗！红卫兵太熟悉自己领袖的特点：他善用暗示，许多话并不明说，三年“文革”，红

卫兵不都是被若干“暗示”引导着走过来的吗？甚至伟大导师“上山下乡”的指向——让你沿着巨大的运动的斜坡冲到这国境前沿——也有某种暗示的意义。

接受这一暗示！

至少有一部分红卫兵已经觉着即刻可以将自己从颓丧、焦虑、浮躁中解救出来。

只要一抬脚踏过去，就能重新获得自尊，“革命者”的意气就可以飞扬起来——从德宏州南沿的芒海向西延伸至瑞丽江口。中缅边界只是一条宽不过丈许的小河，属中国一方的土地上有公路蜿蜒，属邻国的土地有田畴和村镇，边民们涉水过河，往来自由。一切都看得很清楚——从1968年夏天，国境那边已被开辟为缅甸共产党游击队的东北部根据地，与缅甸勐古相望的中国芒海一边，能望见游击队兵站高高飘扬的旗帜，听到晨起的军号和演兵时的操令。缅甸共产党似乎已经度过了丧失重要领袖带来的危机，正迅速地展开武装斗争，并将控制力扩展到了缅东北的大片山地、丛林，过边境的重要口岸城市邦赛、木姐形成了包围之势。

1969年春天，由一些山地民族青年（他们出境几天，返回中国时就身着簇新的草绿色缅共游击队军装，军帽正中嵌着用薄毡制成的红色五星），带来了一份“缅甸共产党党章”，这份油印的《党章》迅速地在知识青年中传播，成为中国红卫兵了解异国共产党的第一份有凭有据的材料：

“……缅甸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缅共的世界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此反对同党的世界观相违背的包括主观主义的各种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反对唯形式逻辑（诡辩论）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缅共继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

革命传统，继承缅甸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革命传统……缅甸革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缅甸人民民主革命，区别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将走向将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缅甸共产党认为，列宁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更精确地说，毛泽东关于持久的人民战争的理论，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也是同缅甸的客观实际完全符合的真理。

缅甸共产党认为，必须坚决沿着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城市、广泛地进行游击战争，消灭敌人壮大自己的持久的人民战争道路前进。

缅甸革命战争正在经历着长期的艰难困苦，高潮和低潮，曲折不平的道路，向着胜利前进……”

这些文字，对一个中国红卫兵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这是纯粹的马列主义！

选择的困难消失，剩下的只是行动。

汪泯、朝东、超云和光弧，生于同年——1949年，共和国的同龄人，昆明第八中学高67级学生。都是革命军人和干部的后代。最后珍藏《格瓦拉日记》，并把这本小册子带到南边去的是他们，与已故古巴革命领袖结伴而行预示着什么？“游击战专家”的幽灵至少改变了他们的小提琴主调，给了他们一双善于在丛林阴影中洞悉隐秘道路的眼睛——他们过去了，“决定”作得很匆忙，四个人把心里的话一掏出来，当即就筹划了行动的每个细节：不要让家里知道，反正自己是大人了，自己的命运自己承担。死活捆一块！

“谁先死，谁……”朝东发觉所有的安排中有一个难题：不知道谁将第一个牺牲。

“都留下要说的话。”汪泯说，“遗书委托给可靠的人。”

谁可靠？谁将安定在这块土地上，永无蹈死的狂热？女人。女朋友。恋人。

——没有，相互看了看。眼底没有哀伤，却也没有秘密。

“谁最后活着，谁负责把死者的骨头带回去。”超云说。

“要是都死了呢？”光弧问。

……

5月的一个早晨，当他们踏上异国的土地时，都不由得同时转身回望祖国——仅仅离去一里，北面黛色的山壁上用白色石块镶嵌的巨幅标语：“毛主席万岁！”还赫然在目。

5. “5·16”小石桥 聚会·悲歌一曲

1969年5月14日，从盈江小平原出发，一伙知青将“雪球”越滚越大，到瑞丽双印，队伍已显得浩浩荡荡。经过几番聚散，到达路西三台山邦滇寨时尚有30余人。

早先，三台山的“七条半”走了良福，还存“六条半”，运宽在山寨主持“国际形势纵横谈”，参与的人或留或去，络绎不绝。

整个德宏地区的边境五县，处在被闪电射入的新的动荡之中，红卫兵用“走串”来增加他们的行动感，尽管果敢者仍是少数。采取实质性步骤毅然出走的人将一面旗帜扛走了，竖在异国丛林上空，猎猎飘响。

“纵横谈”主持人宣布：所有问题都有了明晰的结论，只剩下了一个议题，即最终归结为“行动”的方向：中国红卫兵向何处

去？

其实，参与者们都处在巨大的滑坡上，“重心”被一批果敢的先行者沉沉地坠着，只能往一边去——国境那边的消息从未断绝：首批到达的红卫兵已在缅共“人民军”营地接受训练，根据地南沿的游击战早就打响。对于忠诚、勇敢和具有相当文化素养的中国红卫兵，“人民军”持欢迎的态度，况且其中不少“汉子”都早早接受过动乱中枪炮的洗礼，摆弄一只美制M16自动步枪、M1卡宾枪或40型火箭筒，不过是一件稍觉新鲜的玩艺儿。

这消息使大家欢欣若狂。聚集在三台山邦滇寨的30余人开始向勐戛转移，在小石桥村汇成了近50人的队伍。

运宽将《缅甸共产党党章》念了一遍，他的嗓音低哑。

缅甸人民正在受苦受难，中国红卫兵值得为之牺牲——其实，有的人——你的战友和弟兄已经上去了——而你呢？

玉成，1948年生，昆明第十一中学高67级学生，校足球队中锋，标准运动员身材，性情活泼开朗。小伙子长得英俊、帅气，有一双女孩般媚人的大眼。

潜云，1947年生，昆明第八中学高66级学生，性情温和、说话好压低嗓音，有一脸黑楂楂的连鬓胡子。

津德，1947年生，昆明第八中学高66级学生，我的同班同学。（前文已述。略）

还有谁？良宁。良福的胞弟。站在这一大群人中一点不显身材。他要上前线去寻自己的哥哥。三天来不言不语。人们已经看出他那与胞兄一般无二的倔强性格。

场地上所余的大半是女孩。够了，暂且是够了；一次捐出去四条男儿之躯！

女孩们默默地站着，有人往暗影里埋下头——有谁是他们的恋人？他们之中任何

一个都值得热辣辣地爱的。谁去取？那火中的荆棘。

5月17日晨，这批人向芒海边境出发。罗毅、钟秋、鲁生、运宽及安波等人“代表”大家送行。

从尖山、兴隆寨至马脖子、崩龙寨而下遮放，到达排鹿寨时，又聚集了30来人。排鹿的一群女孩拥出来了，摆下了她们忙乱中煞费苦心做好的菜饭。壮士们以水代酒，敬这些素不相识的小姐妹，谁也没有想到，排鹿的女知青户差不多是一个完整的红卫兵小队，她们还珍藏着一面旗帜，于是，在茅草屋前面的院场上，重新竖立了旗杆，举行了旗帜告别仪式。

这是一面褪去了鲜红颜色、染着汗迹墨迹而显得沉重的旗帜，十几双女孩的手贴上去熨平了岁月的折皱。于是，壮士们蘸着烟墨，用竹笔，钢笔留下了姓名，环绕着这些姓名，女孩们都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象花瓣紧簇着蕊。

该有一段誓言——红旗左上角用大字斜书：

牺牲换人类幸福，
革命乃吾辈生涯；
且将点滴血和泪，
洒遍天下自由花。

旗帜在正午升起。热带的炎日照着几十张满是泪痕的脸。

眼前就是界河了——勐古河，5月的春水挟着红泥的血样的泡沫在翻腾，被前夜的风雨折断，亦或是野山荒火焚烧过的残枝焦叶，在河流的急湾里打着旋，河谷里游散着沉沉的焦糊的气味。

玉成蹲下来，伸手到水里一搅，说：“好

凉！”

他的手指捻着岸矶上抄来的一撮红泥，久久地捻着，捻成浆，捻成一滴一滴殷红的水。

“对面是黑土。”潜云说。

暮色中，异国的齿状的山脊静静卧着，紧贴着山腹，有一星燃亮的灯火，醉眼似朦胧。

“不要再送了！”潜云突然大叫起来，“你们说话不算数，说送到垭口，又送到山脚；说送到桥边，又送到这里！你们究竟要送到哪里去！”

沉默。

潜云毗瞪着的两只大眼忽然涌出泪水。

罗毅一步步走过去，猛然搂紧玉成的肩。呜咽声在两个铁铁地拥着的臂膀间，一阵高过一阵。“哇”地，两排相望的人忽然拥到一块痛哭失声。

拥抱着，紧紧地。如死与死不能再分，如生与生不能再离。

良宁悄然离去几步，在一块石板上搁下了他兜里所有的零碎东西。滚落了什么，“当”地一下，他在草荏里摸索摸索，是一枚5分硬币。他还有一毛钱，折两折，包好那枚硬币，用一块小石头压上。

夜风黑黑的，载着呜咽声，缓缓向北浮动。

“我们……唱支歌吧。”钟秋哽咽着说。

“我们唱歌吧！我……我起头。”她说。

她是这夜里唯一的女孩子。

她走到界河边，一转身，举起双手：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所有人都拭去泪水，望着她：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6. 逃亡·颤栗的雨

1969年6月，我已经失去了等待的耐性。指望无罪开释是不可能的。我只有一种选择：逃亡。

赵力和宝章“问题”比我轻。

自从我们之中秘传红卫兵参加缅甸“人民军”的事，我知道赵力已暗自下了决心。他的父亲是蒙冤数十年的老地下党员，他在校品学兼优却倍受歧视，投身异国战火，一洗耻辱，也许只是迟早的问题。但赵力对我和宝章也守口如瓶，间或有些暗示，为的是不至因他的行动使我们遭受牵连，也不至因他的行动使我们感到突然。

6月中旬，我们通过省革委的几位委员同原云南省委书记，省长周兴有了接触。我们的要求是秘密传递上去的，条文很简单：恢复我们上山下乡的资格，“随校插队、接受再教育”。意思是明了的：到边境五县去，因为知青安置是按校划块的。昆明第八中学在潞西、十二中学在盈江，师大附中在瑞丽……

6月27日，我们得到了一纸保证：周兴责成省安置办公室为我们和师大附中的傅衍鹏、十一中毛昆明等开出了准许到德宏地区插队的“证明”。

事不宜迟。赵力加紧了准备，我时常能看到他脸上过度兴奋的颜色。他有些未了的情愿：事后我才知道28日，他通过夹带（在饭盒的底层）向关押中的“红旗造反兵团”头头培宙传递了一封长信，或为“最终”的告别，或为解释某些引起怨愤的事由。他在信中向培宙复述了一段李自成与好遥旗的故事，要求对方以宽容的气度体谅他在高压之下发生动摇的行为。大约这封信曲折地或明朗地透露了他投身一种“非常生活”的

决心，引起了监视者的极大恐慌。就在当晚，送信人的举止受到注意，次日，这封信被搜获。而此时，赵力与我等已在逃亡途中。

6月28日清早，我瞒过了监管的军代表，与赵力、宝章和毛昆明匆匆赶往乘车地点。

客车已经发动，乘车的人都已就位，望着车窗外湿漉漉的地面，我们四个逃亡者紧挨着坐下，赵力将他透湿的裤脚挽到膝下，看着它往下滴水。再有一分钟，车辆将带我飞往自由的天地。

忽然，一辆米黄色伏尔加卧车高速驶来，雨刮急速摆动，似乎有满满一车军人。有人伸手到车窗外，示意客车停止启动。

“苍天无眼！”赵力恨恨地诅咒。

一共五个军人，为首一个手里捏着一纸便条：“谁是黄尧？”他在车下喝问道。

宝章拽了我一把。我走下车。

“到这边来。”

我被带到一间办公室，赵力、宝章尾随而来。都站着，军人依着墙，回手将门碰上。

“把你们的证明交出来。”他敲敲桌面道。

“这也好。”我说，“可我们不能凭你们一句话就交出证明，这是周兴亲自发的。这里有电话……”

我将桌上的电话推到这位军人面前道：

“请直拨周兴，我与他通话。”

“这不可能，我们奉命来收回这份证明。”他左颊上有颗紫黑的瘰子在一上一下地跳动。

“如果周兴同志亲口对我宣布他开出的证明作废，我就交出来，否则，也不可能。”我说完一摆手，对赵力等人道，“我们走。”

我将门重重一带，咣一响。身后那群军人没动，为首的那位倒是抢上一步，在我一

步之后平静地道：“你们反正走不了。”

“开车！”我对驾驶员挥了挥手。

……车滑出了便道，驰上公路。四个人默默无语。

7. 保山被扣·“黑色椰树”计划

7月1日，我们一行在滇甸公路中段的保山县被扣留。

“你们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按规定不能到边境五县插队，现在我宣布……”宣读“判决”的是保山专署安置办公室姓蓝的军代表。

“请问，我们所谓‘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依据是什么？”

“当然是有根据的。”他按住了桌上的一叠卷宗。被召进这间办公室时，我早留意，他手掌下紧压的卷宗封皮上只是一个“电话记录”。

“要么是省级单位发的文件喽？要么是昆明市有关单位的文件。既然已经为我们作了政治结论，我有权要求看到它的文本。”我说。

“你们不要提一些无理要求。”蓝军代表拉长声调，是好言相劝的样子。但他眼看守不住了，而且有些明显的慌乱。

“中央规定，凡作结论，应让审查对象过目，不是无理要求，如果蓝代表你拿不出一纸文字，我完全有理由认为你是无中生有！”

“不，是电话……”他终于吐露实情了。“我没时间辩论。现在我宣布：你们四人，改为分配至保山蒲缥区杨柳公社，民兵马上就到，带你们走！”

看来，我们唯一可行的策略是拖延时间，减缓对方对我们的“紧急处置”和戒备

心理。

“我们要求：回省城听取‘政治结论’，要么，由昆明来人，持正式‘结论’向我们宣布，我们服从。这段时间，我们可以在保山等待。请与省里联系。”我说。

姓蓝的无路可走。这台阶对他对我们都适合。

我关心的问题是派来押解我们的民兵来了没有？我们在这有限时间内有多大自由度来策划新的逃亡？

近晚，蒲缥的保卫干部到了，两个武装民兵，共3人，武器都很陈旧，一支“中正式”步枪的枪口上插着红布缠的“花塞子”，另一支苏式步骑枪枪托上深深地刻着一个“忠”字。那位公社保卫干部到达县革委，就露过一次面，听说一时走不了，就转了出去，过会儿，两嘴油乎乎地回来，再出去，便没了踪影，不知到哪方去“打野食”。倒是两个衣裳单薄，抖抖索索的中年民兵，牢牢地钉死在楼梯的拐角处，旱烟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整座楼即刻成了火寮子。

一夜过去，两个民兵已有些疏懒，我们甚至可以到对面街口的馆子里去找下酒菜。

已经捱过一天，对方看来确有些松懈，相信我们会耐心等待“判决”。

当晚，我们认真策划：由赵力即刻与芒市长途电话接上联系，速派一名缅共“人民军”战士带军装及证件赶到保山接应。4人分两批走，以免引起注意，只要乔装一番，相信可混过关卡。如若接应失败……“把行李都扔了，泅过怒江。”我说。

怒江已到洪水季节，听说有知青“无证”过桥被阻，不得已泅渡怒江，已被淹死。但那是别人。各自报了一下情况，水性都还不错。如果空身泅渡，加上选好滩头，测准流向流速，估计有六成以上把握。

“书！书怎么办？”赵力想起来了，我们还有整整一大箱书。《约翰·克利斯朵

夫》、《战争与和平》……

“扔了！全都扔了！一本不留！”我说。

“能不能带到江边……再扔……到最后的时刻……”赵力说。

次日早，赵力与200公里以外的芒市接通长途电话。芒市方面将派出一名缅共“人民军”战士，着全新军装，束武装带，左手腕戴一块军用黑色表面的夜光“椰树牌”手表。行动代号：“黑色椰树。”持两份“过江证明”和四套游击队军装。

8. 使者·缅共战士

“接应”计划按部就班在进行。我们尽量减少外出，以避免嫌疑。保山的蓝军代表来过一次，他找错了门，在走廊里徘徊的当口，赵力轻轻一声唿哨，四个人即刻在铺席上摊开扑克牌：“拱猪”到了第三圈，正热火朝天。满地都是烟头和果皮。蓝代表看了看燃得很亮，滋滋响着的煤气灯，最后眼光落在一碗油腻腻的猪头肉上，一语不发，走了。

晚7点45分，赵力与毛昆明到车站接来“使者”，按预约方案在电影院门口会面。

十步开外，我走过街道，来人就站在台阶上，烟卷在指间燃着，双手环抱在胸前，亮出“黑色椰树”表，是纪隆！没想到竟然是他。

纪隆显得十分精悍，军装也特别合体。我们认识有好几年了。记得66年冬天，我们曾在一部大卡车上熬过好几夜。车颠簸得厉害，他裹一件油黑锃亮的军大衣，从车箱这头滚到那头，却依旧能酣睡不醒，那副样子活象一个乞儿。他小小年纪就抽烟，烟瘾奇大，吸烟时样子竟有一种凶狠似的贪婪。

按计划，我们必须分两批偷渡。这样，不至因为人一下走空而暴露。从保山县到第

一道关卡——惠通桥，尚有百余公里的奇险山道，行车在3至4小时，必须保证最后一批人离开时（早7时）至中午11时不被发现。否则，电话追至桥头，接应将全功尽弃。

宝章与毛昆明第一批走。纪隆护送过桥，然后搭乘过路货车迅速返回。我和赵力殿后。

“记住了。从此时到以后一段——完全安定在村寨，我们之中任何人不准与外界联系，包括家信也不能写。”我说。这是最后一个环节了。

第二天凌晨3时许，宝章、毛昆明悄然离开。随身携带的行李极少。到上午10时25分，蓝军代表忽然来到。

“你们的人呢？”他立定在门口，身后是那个年纪稍大的民兵，一手挟枪，一手提着水烟筒。姓蓝的神色有些不快，我的心砰然一跳。那民兵依门蹲了下来，专心致志地用一根银钎子在掏他的烟嘴子，完了，贴在脸上试着吸气，呼隆隆的水声……不象是走漏了风声的样子。

“买药去了，拉肚子！”赵力口快。

蓝代表用脚踢踢那只横在过道上的大木箱，问：“什么东西？”

“辣椒面、酱油膏、猪油、花生米……还有十斤腊肉、五斤香肠！”赵力道。

“蓝代表吃不吃辣椒？”我笑问道。

“也吃……一点，不多。”他两眼发涩，挠挠脖子问，“你们谁丢了一个本子？”

他手头有个蓝色塑料皮的小本。从他身后亮出来，举到我跟前扇了扇。

“没有。谁也没扔东西，全在这儿。”我摊摊手让他看床下，走道里的行李——他当然不会注意到少了两个提包——铁线上的毛巾四块，是故意留下的。

“噢，不是你们的，那我再问问。”他犹疑地点了点头，慢吞吞地走了。